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教育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葉選平



教育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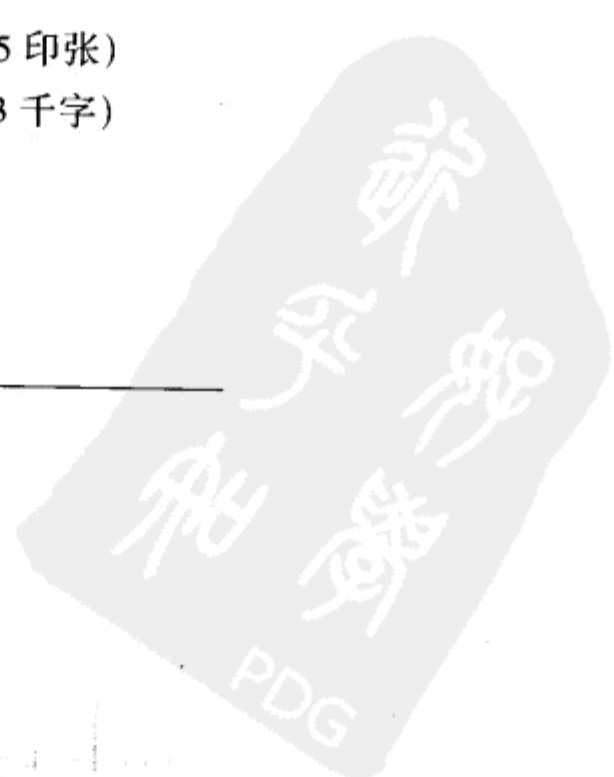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教育/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
ISBN 7—5034—1254—2

I. 文... II. 全... III. ①文史资料—中国②教育史—
史料—中国—民国 IV. K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546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 河北省邮电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70 (全书总印张: 1491.25 印张)
字 数: 1617 千字 (全书总字数: 34453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00 元(全书 26 卷)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教 育

主 编	马玉田	舒 乙			
副主编	王灿炽	李 姓	李滨声	陈平原	张 洁
	张秋萍	郑 潜	弥松颐	赵其昌	贾凯林
	陶信成	谢 方	蔡美彪	戴 贤	
编 辑	刘东升	张秋萍	宗 朋	贾凯林	屠剑影
	章启昭				



目 录

· 高等教育 ·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王道元 (1)
兴建沙滩红楼的一点史料	吴范寰 (5)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陈嘉謫 (7)
五四前后的北大校园	翟俊千 (15)
五四前后北大杂忆	陈仲瑜 (22)
漫谈北大	刘元功 (30)
北京大学点滴回忆	李祖荫 (41)
1920年北京的五一劳动节	黄良庸 (45)
国立北京大学复校运动	赵子懋 (48)
北大拾零	高兴亚 (58)
北大见闻录	王廷林 (65)
“自由散漫”的北京大学	李九魁 (68)
北京国立七校招收女生的创举	范体仁 (72)
清华学校点滴	王道立 (74)
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及其前身女子大学	魏元晋 (80)
北方交通大学发展简况	金士宣 (84)
复旦大学校史片断	朱仲华 陈于德 (93)
1919—1925年北洋大学的鳞鳞爪爪	谢世基 (104)
1902—1911年的山西大学	郝树候 (122)
解放前的河北省立工业学院	杨绍周 (128)
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	余南康 (135)
西南联大的学习与生活	阚 敏 (138)
西北联合大学的解散	徐诵明 (145)
我在东北大学的一段经历	张 任 (147)
汪伪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	谢润民 (151)
英士大学迁校运动始末	辜巽平 (159)
广西大学文法学院始末	廖富荪 (164)
俄文法政学院及其前身	陈介荪 (171)

1927—1931 年的上海江湾国立劳动大学	冯和法 (176)
回忆北京朝阳大学	谭 迁 (190)
漫谈朝阳大学	赵世泰 (194)
北平文史政治学院与文治中学	马念祖 (201)
北平沦陷时期的中国大学	姚 愔 (206)
北京协和华文学校	王僧如 (210)
上海大学的片断回忆	王逸常 (212)
天津南开大学	邱真踪 (215)
广州大学与陈炳权	张鸣皋 (221)
萃升书院始末记	冯国祥 (226)
曹锟与保定河北大学	程荫南 (234)
河北莲池讲学院始末	任启圣 (236)
阎锡山开办山西外国文言学校	吴明焯 (244)
司徒雷登的几件事	傅世仕 (251)
燕京大学素描	李祖荫 (254)
日本宪兵队逮捕燕大教授案始末	张宗颖 (259)
燕大在成都时的片断回忆	曹增祥 (265)
我所了解的上海震旦大学	黄 渊 (268)
四十多年前的金陵大学	傅荣恩 (276)
从法文学堂到天津工商大学	赵振声 (281)
略谈岭南大学	赖 琯 (285)
浙江医药专门学校的创建经过	孙序裳 (290)
浙江医药专门学校简史	张振夏 程 浩等 (296)
解放前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沿革片断	金理文 (312)
回忆河北医学院	上官悟尘 (318)
齐鲁大学医学院的片断回忆	段慧灵 (320)
满洲医科大学简史	卢治平 (327)
北洋医学校史稿	姜文熙 (339)
北京司法储才馆的一鳞半爪	石 长 (345)
费起鹤与北京财政商业专科学校	谢润民 (348)
税务专门学校的回忆	陈善颐 (360)
关于盐务专门学校	张邦永 (373)
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及其创办人韦棣华	徐家麟 (375)
五四时期的北京高师	周谷城 (381)
五四时期的北京女高师	程俊英 (385)
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王剑功 (389)

· 中初等教育 ·

北京五城中学	张心澄 (398)
--------------	-------------

箴宜女子学校	金季直 (401)
北京第四中学回忆	王道元 (404)
北平私立新月女子中学简史	杨明德 (410)
北平私立西北中学沿革	杨明德 (414)
创办北京黎明中学简记	张济人 (419)
四存学会与四存学校	张琦翔 (423)
记北京汇文中学	高庆丰 (429)
北京汇文学校回忆	陈善颐 (432)
我在汇文书院三年的感受	林述砚 (442)
记天津汇文中学	蔡稚舫 (448)
天津汇文学校概况	刘 芳 (452)
永志不忘的南开精神	申泮文 (457)
南开学校史略	杨志行 (460)
回忆河北省立天津中学	王宗鲁 黄丕承等 (466)
我所知道的天津新学书院	翁之熹 (472)
天津新学书院的形形色色	涂培元 (477)
南开女中及省立女一中诞生	黄勛志 (489)
六十年前的上海澄衷学校	项雄霄 (492)
上海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	冯和法 (497)
河南公立旅京豫学堂的成立	杜慕堂 (501)
我在北仓女中的学生生活	胡绍芬 (504)
解放前开封市的私立中学	白 眉 (510)
记私立中州公学	张邃青 (515)
辛亥革命与厦门双十中学	陈炳煌 (517)
福州三牧坊中学六十周年	蔡耀煌 (519)
抗战中的复旦附中皖校	谢小鲁 (524)
大姚办学概况	李一平 (528)
庐山办学概况	李一平 (531)
附一：一个被人目为奇怪的乡学	杜重远 (532)
附二：一个无名的山村学校	黄炎培 (533)
我所进过的学校	曾石虞 (537)
江汉中学	陈英才 (541)
保定育德中学点滴见闻	杜丛桂 (543)
孔祥熙与铭贤学校	刘道生 (544)
略记重庆求精中学	何光澄 刘自若等 (547)
国立第十三中学简介	刘子暎 (550)
回忆东北中学	关 辉 (556)
解放前的江西陶瓷业教育	严 毅 (562)

福州乌石山师范学校	蔡耀煌 (570)
陶行知与浙江湘湖师范	汪赞源 (586)
张治中创办黄麓师范学校	杨先礼 (596)
我所知道的晓庄学校	易铁夫 (600)
北京最早的工业学堂	洪炳章 (607)
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	余勉群 罗百先 (610)
京兆甲种农业学校的回忆	张今生 (613)
王国光与易县高级农业职业学校	胡韵笙 甄世五 (621)
中国早期的职业教育	钟道赞 (625)
回忆中华职业教育社	童伯型 (627)
北京小学教育的变革	赵润龄 (630)
解放前我所从事的小学教育工作	赵孟超 (634)
忆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科	黄培正 (639)
回忆湖南省立凤凰边区小学	吴光士 (640)
我国聋哑教育之点滴	金汝逊 (643)
中国童子军点滴	宋百廉 (647)
京师公立中小学纪事	琦书畊 (650)
国立中学和中小学教师服务团的成立	姚子和 (656)
忆香港中华业余学校的生活片断	金城 (662)
陶行知先生和育才学校	陈贻鑫 (665)

· 清末教育 ·

顺天乡试场中的见闻	马佛樵 (670)
南京的贡院和乡试情况	郝梦侯 (673)
回忆科举考试之情状	刘春海 (677)
清季科举时代的五色笔	蔡璐 (680)
山西书院概况	李尚仁 (681)
杭州历代书院简述	钟毓龙 (684)
湖北书院概况	李骧五 (691)
王闿运掌四川尊经书院前后	黄应乾 (694)
忆清末四川江北厅嘉陵书院的教育	戴亮吉 (704)
四川长寿县私塾北观学堂	戴亮吉 (707)
五十年前湖北黄陂私塾生活片段	王楷元 (710)
江汉平原的蒙馆和私塾	朱国南 (713)
私塾教育述略	沈畴春 (722)
光绪末年的东北私塾	刘宝绅 (726)
晚清学馆始末简记	孙孟晋 (729)
我所知道的蒙馆	赵秉衡 (734)

清末民初河津文教的见闻和经历	姚文蔚 (738)
清末民初的北京散学馆	李宗度 邢大安 (742)
我所知道的京师大学堂	刘 勳 (746)
清末京师大学堂博物实习科概况	尹赞卿 (751)
京师大学堂忆述	潘 敬 (756)
从贡院两级优级师范学堂到中山大学	黄 佐 (773)
清末直隶省办学堂概况	薛允中 (779)
四川高等学堂纪略	陆殿舆 (783)
汉口华俄商业中学堂	周肇文 (793)
满蒙文高等学堂	朱格一 (795)
京师译学馆	戴修骏 (797)
京师译学馆始末回忆	蔡 璐 (800)
前北京外交部俄文专修馆片断	马贵钧 (813)
两广游学预备科馆	黎照寰 (815)
清代皇室为自己族人设立的宗学	金季直 (823)

· 留学教育 ·

回忆我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活	罗喜闻 (825)
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回忆	王国光 (857)
记浙江第一次考选欧美留学生	沈陡民 (859)
1905 年留日学生归国运动	朱子勉 (862)
清末民初留日学生在东京留学界的情况	李尚仁 (866)
留日回忆录	章鸿春 (870)
留日学界两团体——神州学会和东亚同盟会	申悦庐 (881)
留日退学归国团请求抗日始末	张止戈 (884)
记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留日学生会的活动	古人镜 (890)
留日学生在东京车站痛斥卖国贼章宗祥	陆精治 (893)

· 人 物 ·

大学回顾录	万仲文 (895)
王亚南与知识分子	郑道传 (910)
任阙斋主人自述	章宗祥 (915)
许宝騄事略	许宝騄 (939)
吴玉章与蔡元培	高平叔 (943)
辛亥革命前吴汝纶先生倡导新学之回忆	邢赞亭 (946)
李建勋生平简史	杨毓节 (949)
怀念先师李建勋先生	高振业 (952)
深切怀念民主教育家李建勋教授	徐国荣 (956)

教师的楷模——纪念李建勋先生	景时春 (959)
周诒春先生事迹点滴	孙锡三 (962)
周诒春生平简史	徐辅治 (968)
忆张国基老师	张季任 (971)
杨东莼在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潘伯津 (975)
和杨东莼同志相处的日子	廖有为 (979)
杨东莼与香港达德学院	李志仁 (982)
回忆姜立夫老夫子	江泽涵 (985)
钟荣光生平忆述	黎照寰 (991)
大学教育五十年	梅贻宝 (996)
我所知道的辜鸿铭	陈兆畴 (1008)
萨本栋与抗战时期的厦大	郑道传 (1012)
回忆萨本栋先生	吴学周 (1017)
我的学生时代	刘芳 (1019)

· 其 他 ·

清末民初直隶省办教育概况	张文澜 (1024)
辛亥革命前后二十年的北京教育界	王道元 (1027)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经费	李建勋 (1031)
高等考试“竹枝词”	亦秋 (1047)
北洋政府时期我参加高等文官考试的回忆	何博 (1051)
大革命时期的中央学术院	姚希明 (1058)
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的由来	陈鹤琴 (1065)
教师节运动史略	邵爽秋 (1069)
晏阳初的平教会	堵述初 (1073)
我所知道的乡村建设运动	杨开道 (1084)
参加山东乡村建设运动的回忆	徐树人 (1091)
追忆黄安之行	吴研因 (1103)
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被蒋介石扣押	石慧庐 (1106)
湖北省教育会史略	王郁之 (1108)



· 高等教育 ·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王道元*

蔡元培，浙江绍兴人，清进士，留学法国；辛亥革命后到南京，为越省代表之一，又为孙中山入幕的战友。在政治活动上尝奔走于南北双方。壬子（1912年）正月初，蔡元培与汪精卫作为迎请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专使来到北京。蔡元培是宿有声望的教育家，清季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张鹤龄曾礼聘他充经史学教员，元培不至。此次来京，旧学部即将改组，陆徵祥与袁克定奉命挽留元培任教育部总长，既成事实。他到任后，首先正名称，旧学堂一律改称学校，其大学和高等学校，前皆冠以“京师”二字，今改为“北京”二字。（按此举实含有政治意义。“京师”二字乃首都的专称，南京既定为首都，则北京即失了京师的体制。）部内组织，分四司：专门教育司、普通教育司、社会教育司、总务司，并设参事室、秘书室。在旧学部宿著名望的，如陈宝泉，任普通司长；高步瀛，任社会司长。而新任参事许寿裳，佾事如周树人、张谨、齐宗颐、陈仲骥、彭世芳等，皆留学东西洋的知名人士。其主事如王树屏、王念伦，亦北京大学毕业。教育部骨干分子，以上所列，不过举例言之。人皆目教育部为穷部，其实在当时为最纯洁的衙门。民国（1912年）10月24日，公布了大学令，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附之以预科。

民国二年以后，袁世凯妄想帝制自为，把面具自己撕掉了，对国民党人公然驱逐务尽。蔡元培乃自动离职南回。此后继任教育总长的为范源濂，范去职后，继任为傅增湘。袁逆死后，傅总长延请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元培来京，适值张勋复辟，时在民国六年（1917年）夏季。蔡元培推迟到校，以观其变。当时总统是黎元洪，国务总理是段祺瑞，他在事前，已经作了马场誓师的安排。他不是勤王，而是讨逆。眼见北京就要发生战乱，教育部的同人，周树人（鲁迅）、张谨（仲苏）、齐宗颐（寿山）和我共同商量，在战乱中要隐避一时。我们听了寿山的话，齐到东单苏州胡同德国人夫妇开的一个餐馆，安顿下来，便讨论这个战局不会延长多大时间。段祺瑞一方先登上了北京城垣，是魏海楼的一师，谁都知道，辫子兵是不堪一击的。当时鲁迅说笑话，教育部有几个小官僚，如柯兴耀、许宠厚之流，他们对复辟抱有极兴奋的热望，欣欣然奔走相告曰：“衙门门口差不多已挂起了龙旗，章梈（字一山）就要走马上任当学部尚书了。”闲谈之下，空间还有两架飞机盘旋了两转，枪弹声也不大密集。但中午以后，却听到了

* 作者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第一期毕业生。民国初年曾任职教育部。

隆隆的炮声约五六响。那炮是安置在宣武门城楼上，瞄准张勋南河沿住宅施放的，有两炮命中就起了火。张辫帅没有殉社稷的勇气，仓皇逃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去了。战事进行不过多半日，并无巷战，枪炮声既已歇绝，战事当然结束了。我们几人从小餐馆走出，同往中央公园去，见到天安门后面一座殿壁，上有被炮打的一个大窟窿，鲁迅又说笑话，这不能不算是“战绩之一”吧。

自推翻帝制，为时不过六年，袁逆称制不成，忧愤自毙了，张逆复辟不成，而仓皇逃遁。一波甫平，一波又起。虽然如此，历史的车轮总是前进的，任何势力，谁想阻止它前进，或者扭转它后退，都是徒劳的，且不论迟早必然遭到消灭，这是历验不爽的真理。以往种种，正像故事电影片，一幕一幕演过去了，但试问革命革除了些什么？社会黑暗如故，或且过之。民穷财尽，兵革相寻，内政不修，外交召侮，国与民划作两截，号称民主，其实无主，无主乃乱，势所必至。作为一个教育家，且置身最高学府，应如何决定施教方针，如何唤起民众？蔡元培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说教育和杂志报刊是武器，学校即是营垒，腐恶的社会旧染就是对象。不容否认，在蔡元培充任北大校长一段时期里，他领先了这一任务。元培到校伊始，分科及预科学生将及六百人，教职员二百人上下，校舍亦仅局限于马神庙旧址。他力图发展，增加学额，于汉花园东首旧体育场，建筑楼房，推广教室和宿舍，实现一切设计。尤关重要的，即延聘有名的各科教授、学长及主任。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璠，工科学长温宗禹，法科学长王建祖，图书馆主任兼教授李大钊，庶务主任李辛白。他们延揽人才，无门户偏见，不限国籍，不论新旧，以达到教育目标为准则。元培能够兼容并包，例如文本科教授兼英文研究所教员辜汤生（鸿铭），还拖着一条发辫，然李大钊、陶孟和、陈大齐、章士钊、马叙伦、钱玄同、顾孟余、胡适、俞同奎、马寅初、何育杰、秦汾、沈兼士、沈尹默，卫尔逊（美国）、梅尔慈（德国）、伦特（丹麦）亦皆一律共事，此不过举例而已。当时北大共分文、理、工、法、商、农、医七科，民国八年（1919年）天津北洋法政大学合并于北大，乃又增添了政经一科，共为八个分科，仍附预科。

在正课以外的各项活动，即有校长、教授、学生所发起的种种会社，列举如下：（一）北京大学进德会，蔡校长发起。（二）哲学会，冯友兰、陈钟凡等。（三）理学科化学讲演会，李永、张国尧等。（四）雄辩会，以修缮词令发展思想为宗旨。（五）书法研究会，罗常培、杨湜生等。（六）音乐会，夏宗淮、廖书仓等。（七）画法研究会，其导师为陈师曾、贺履之、汤定之、徐悲鸿等。（八）体育会，夏宗淮、俞九恒等。（九）静坐会，为教育部参事蒋竹庄所指导。（十）技击会，教师为佟瑞辅、刘风山，会长徐械等。（十一）阅书报社，干事为毛以亨、吴澄等。（十二）学生储蓄银行，以校长为监督，监理员王建祖、胡钧、徐宝璜等。（十三）消费公社，董事七人，李宏增、廖书会、杨琦等。（十四）成美学会，此为胡适教授所发起，其宗旨在捐集基金，以津贴可以成才而无力求学的学生。所有以上这些会社，分门别类，都是由校长、学长、教授们分别参加领导，各拟具详章，选出负责职员，以共同迈进。

试看一看北大的刊物吧。第一是《新青年》，其次《新潮》，其次《每周评论》。鲁迅原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并未兼北大教授，但他所作的《狂人日记》首先投入了这个战线。他从新对孔家店的货色估了价，对腐朽的旧社会现象，给予了无情的揭

露、批判和进攻。李大钊（守常）则大声疾呼地著论，号召青年们努力前进，启发他们的爱国心。一切用白话写论著。美国式的学者胡适，他不反对用白话写作，但号召学生应埋头读书，“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什么主义”。这便触怒了林纾，他给蔡校长写信攻击白话文，有言如白话可视为文，则引车卖浆之流，都可能成为文学家了。曾记蔡校长的复信里有云，先生以翻译西方小说自豪，例如《茶花女》其原本是语体，而先生以古典式的文言译出，推行于世，试问你能够自诩译文比原著还好吗？但从此也不再饶舌，老林就默尔而息了。

回忆北京大学，创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经庚子事变，被劫一空。为期不到三年，就遭到中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复从新建立，以迄民六（1917年），中间经历了政变兵变，幸而还没有遭到摧残。是年蔡元培就北大校长，就在本年年终还开了一次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在纪念会上，蔡校长及前教育部总长范源濂，学长王建祖，教授胡钧、章士钊、陶孟和、李石曾、各抒所见，寄希望于大学者备至，各有演词。陈汉章且写成了《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达万余言。以上文件皆汇刊于纪念册，至今且成为重要文献。

自蔡元培莅校任事以后，他为北大带来了新生命，为青年学生注入了新血液。也可以说是对北大的再造，或者中兴，殆不为过。

民国八年（1919年）起因于巴黎和会我国外交的惨败，刺激青年学生的爱国心，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这一运动的中心是北大。曾记得有一次大规模的运动游行示威、沿街讲演，将总统府大部分包围（总统是徐世昌），群众从之者如归市。警察总监吴炳湘，藉口奉命维持治安，调集全副武装警察，用反包围，把大部学生拘集在南河沿旧译学馆内。但学生们并不屈服，就在被拘禁的情况下，照旧开会，推举代表组，向高级警官交涉：“我们当治什么罪，静候处分，我们决不散或逃亡，尽管放心。但是我们必须吃饭，即使对囚徒，也不允许用饥饿来挫折。”他们的说法：“这个在上头自有安排，不要着急。”结果每到饭时必有吃的，一直相持了两昼夜。吴炳湘沉不住气了，正要自找下场。适蔡校长通知各大校及学务局，派代表到宣武门外大街江西会馆，商讨对策。这一消息为吴炳湘所侦知。我代表学务局，各校长亦到齐，正在坐定，吴总监电话来了。他请求局校当局说话，蔡校长当推我去搭话，接过耳机，他冲口而出：“你们那学生还要不要哇？”我说：“学生我们并没扔，是你要把他们圈禁起来了。”“那末我要求各校当局即分派代表，到现地把学生领回去吧。”我说：“学生们不是我们送去的，何用领为？总监只要下令解严，撤去武装守卫，他们自然会各回本校，何用领为？”他愤愤地回答一声：“好吧，再见。”结果他要放释学生，而学生不散，且要求把内外武装兵警及帐篷全部照个像片，留作一场纪念。经再三交涉，警官们且说了些软话，学生们才表示让步，而各自回校。

此后运动还在持续着，且更为积极，更有步骤，并选择了新的目标，面向民众。他们请求校长，准许办平民夜学。校内工友为一级，校外贫民二三级，分识字与不识字，不限年龄，随时报名注册。并组织讲演团，以三人为一组，经常到街头去进行。其讲演内容，不外开通民智和抵制日货等。在政府方面认为这还是运动的继续，而抵制日货，更有碍邦交，更加感到不安。在国务会议上不免有攻讦教育部总长傅增湘，不能控制学

校，校长不能管束学生，渐渐集矢于蔡元培。社会上顽固家庭及落伍军人，他们非难国立和公立各级学校，学生们不好好念书，只会捣乱，限制子弟不准投考公立学校，宁可考入教会和外国人所办的私立学校，如汇文、育英等校，就是他们所选择的对象。学务局时常接到一些匿名信，指责这一点。虽然如此，而公立学校的发展，逐年增加。即以四中论，每年毕业两班，招考新生为数不过百人，而报考人数常达六七百人。至如北大，蔡校长任职伊始，分科、预科学生为数将及六百人，教职员工，不过二百人左右，在五年后，则学生增至三千余人，教职员工增至三百人以上。这都是有案可稽的。其声势与发展速度，与日俱增，国内公私立各大学，无有出乎其右的，已成公论。

总括一切成绩，固非蔡某一手一足之烈，然既拥有第一流的教授，启发了青年学生奋勇图强，学习了科学知识，更设置各种会社，以培养干事接物的能力。即如五四运动，大大发扬了爱国心，对黑沉沉的旧染污俗，更敲起了警钟，而影响普及于全国，这又不能不首推敢于立在阵头的李大钊和别动队急先锋的鲁迅。

前面曾指出在蔡校长领导之下的北大，可视为大学的再造，或者中兴，殆非过誉，实至名归，理固不爽，然古语有云“道高毁来，德修谤兴”亦事所难免。那时徐世昌任大总统，他看到了政府官僚们对蔡校长时常加以非难，反假惺惺地不断周旋，且约请蔡到总统府会面，共筹国是，并曲表慰劳之意。阳为联络，阴实嫉之、去之惟恐不速，但不敢明目张胆公然免职而已。他们也了解到蔡元培是知机勇退的人，用不着过事排挤，自然而然地就可能达到目的。殊不知薪尽火传，燎原的火苗，早已播种下了。蔡校长果然不动声色，毫不犹豫而飘然下野，落一个洁身而去。当时伴送同行的，即北大庶务段宗林。蔡在赴上海途中，寄北京政府辞职书，并致函蒋梦麟，暂行维持校务。消息大白，一时各大学学生奋起挽留蔡校长的运动，迫使徐世昌用明令恳切挽留。教育部傅增湘亦自动辞职而去。

自1917年至1921年蔡校长在职共五年，从此告一结束。

此外有关于北大和蔡元培晚年的轶闻两则，不妨补述如下，作一参考。民国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原含有政治意义，当时既已定都南京，非首都即不得沿用“京师”二字，盖即尊南京为京师之用意。迨北伐以后，北政府为蒋政权所合并，他们命令把北京大学改称北平大学，招致了北大学子的猛烈反抗，使南京接受了学生们的主张，终于保持了北大的传统与纯洁性。又一事，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蔡元培任南京教育部总长时，有一次应付学生们请愿，遭到了一场殴辱，使他灰心丧气，愤然辞职了。有熟悉派系内幕的人说，这是蒋党爪牙CC分子，唆使无知的学生们打击元老派的恶作剧。但这又何损于日月之明呢！

（1962年8月）



兴建沙滩红楼的一点史料

吴范寰*

北京景山东边沙滩马路北的一座红楼，是旧北京大学第一院，是掀开中国现代史新的一页的五四运动发源地。为了纪念这个伟大光荣的建筑，它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保护名胜古迹的名单之内。

这座红楼，民国初年我在北京大学预科肄业时，亲眼看见它建筑起来。为了补充一点史实，就我所能记得的一鳞半爪，记述如下：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是1898年清政府下诏开办的，指定景山东边马神庙（今名景山东街）和嘉公主旧府连同附近一部分民房作为校址，同时由户部准拨华俄道胜银行存款500万元作学校经费。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京师大学堂停办。1902年恢复办学，学校原来分为诗、书、易、礼四堂，至此改为大学分科、大学预备科，后又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学生人数逐年增加，校舍渐不敷用。当时的学部曾决定在西城瓦窑地方购地一千三百亩建筑新校舍，以无款作罢。1908年2月又由学部奏准拨德胜门外校场作建筑大学分科校舍之地，同时指拨阜外望海楼空地作农业大学校址（即后来八里庄的农大校址）。德外所指定的地基，虽曾树立界石，但因建筑费无着，始终未能动工。

1916年，北京大学已有文、理、法、工四个分科和一个预科，除预科以东华门北河沿译学馆旧址作校舍外，分科集中景山东街一处，人数逐渐增加，已有无法容纳之势。当时校长胡仁源一直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筹商扩充校舍办法，结果决定由北京大学向意商义品放款公司息借洋款20万元，由教育部担保分期偿还，在沙滩一块空地建筑一座新楼房。款借妥后，即于1916年春间开始兴工。

这座楼房最初的工程设计是在该地北面一块空地（即现在红楼后面的广场，后曾称为民主广场的地方）动工。开始挖筑地基，有很多工人挖土打夯。那时我住在北大第一宿舍（即东斋，原系平房，现已拆建新楼），地址紧靠红楼工地的西边。每天清晨和上下午课后休息时经常听到工人打夯的歌声，有时我还跑去看工地施工的情况。在地基挖成以后，忽然从地下冒出水来，使工程无法进行，说明原来的工程设计是有问题的。经过更改工程设计计划，决定放弃原地，另在空地南面动工，只能靠沙滩大路旁挖成口形的一片地基，于是就按这个容积，建筑了一座五层楼。因为全部是用红砖砌成，所以从建成之日起，就叫做红楼。

红楼到1917年才落成。那时新校长蔡元培已于1917年1月到校就职，由蔡决定红

* 作者民国初年在北京大学预科学习。

楼作为北京大学第一院，指定文科和校本部占用。原景山东街房屋作为理科校舍，原北河沿预科作为法科校舍。（工科归并天津北洋大学，预科拆散分属于各本科。）

北京大学图书馆设在红楼第一层。图书馆李大钊主任的办公室和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时的办公室都在图书馆内。1918年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就是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开成立会的。

红楼附近的街名，原来叫“沙滩”和“汉花园”，解放前曾有人建议把沙滩改名为“五四路”，景山东街改为“元培路”或“许景澄路”（许在1898年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戊戌政变时被清慈禧太后所杀害），但始终未成事实。

（1963年12月）

